

竹田
生著

山中入鏡舌

下

450

524

256

180

公每謂
亦出
之

山中人饒舌下卷

書法關紐透入畫中者唯栲亭先生所
作之竹爲然。余藏喜晴一枝用筆圓熟。
墨瀋蒼潤。分枝布葉如昆吾刀鑄玉也。
自題云。詞人每稱雲似絮。雨似絲。雲豈
絮乎哉。雨豈絲乎哉。可見物之相似者。
皆非其真也。余畫此竹以爲蘆則非蘆

以爲柳則非柳。果以不似爲真。則我乃
得其真矣。試問窗前竹。竹不能答。倘使
竹道。汝畫怎麼似我。我將以此答之。其
言超々可謂畫竹三昧矣。倪迂云。他人
視以爲麻爲蘆。僕亦不能強辨爲竹。先
生蓋似祖其意。

先生家所藏。明清人書畫扇十握。悉精
妙。金箋玉骨。最爲偉觀。中有吳匏菴行
書七絕。先生素善坡書。自言獲此後豁
然始有解悟。又有王石谷枯木修篁。極
佳。

雲煙過眼後。猶往來胷中。夢寐不能忘
者頗多。栲亭先生席上所觀。水墨羅漢
卷。就中當作第一。先生作跋。以爲李公。

樹亭書非
不佳恐馬
東坡

麟筆。

近儒以六法著稱者。細如來皆淇園二翁爲尤。淇園家居教授不仕。性豪奢。講讀聲與絲肉相紛起。時挾聲妓縱飲。鴨水之上。學成一家。著書等身。畫山水蘭竹。縱橫恣逸。饒書卷氣。固不求合格。世以其人爲貴也。如來亦巨儒能詩。著嚶

如來書畫
恐非淇園
敵其學爲
世用而近
神所學

鳴館集。勉年米澤侯知遇殊厚。侯有賢聲。國內大治。如來與焉有力。畫未及之。見想亦淇園之流。

近日題畫詩。學宋元及明人。唐祝輩頗得其趣。揭予所知詩佛如亭二子。詩登錄。詩佛云。茅簷相對枕清溪。山色蒼々樹影低。薄暮岸鳴風欲起。漁舟繫在小

橋西如亭云。聊將畫筆成秋景。黃葉孤
 村碧水涯。若作他年投老地。槿籬茅舍
 即吾家。頗得其趣。只覺骨格稍歉耳。秋
 子羽玉山在享保末。有題畫數句云。青
 山忽不見。知是飛來雨。不知水深淺。誠
 放黃牛去。獨抱孤琴去。不教漁父聽。可
 謂淡而有力矣。夫負學力者。豪而粗放。

五山自題

定論

詩亦公本

家事故論
論不覺及
之

倚才藻者。巧而纖弱。今日詩人之通患
 也。

巨障長卷。宜七言歌行。少陵最為當行。
 小幅冊頁。宜五七言絕句。或斷句題之。
 亦佳。唐祝迺為本色。雖然作者各有所
 長。或纏々萬言。或僅二三四字。或擘窠
 或蠅頭。從興所到。一氣呵成。短不覺短。

長不覺長。渾然天成。畫局自立。蓋亦在其人耳。

圖畫上題詩。唐時已盛。宋元後間有題詩餘者。但吾邦未多見。嘗觀祇南海題畫梅一詞。惜失其稿。近有栲亭先生漁歌子詞。題某畫樵者。漁父農夫調已溫雅。詞亦巧致。錄之爲畫苑補一缺也。

樵者云。逕熟巉岩不覺難。閒跨牛背步漫々。草作褥。薪爲鞍。橫笛聲中月已圓。樵兒去盡獨歸遲。一曲邨腔信口吹。犬迺迺。翁呼兒。林外孤燈初點時。漁父云。泛宅一生紅蓼磯。傳家三世綠蓑衣。醉月釣。咏風歸。不管人間有是非。妻理釣絲。孫戲翁。一家渾在水雲中。張子和。陸

龜蒙不識風情豈得同。農夫云。原田一
半倚層坡。租稅難輕勞力多。畔無水。奈
秧何。踏々翻車卷白波。活計百年何所
有。煙簑雨笠在隴畝。脫粟飯。瓦盆酒。飽
殺全家兩三口。余幼好畫及詞。頃者自
畫漁父。係以宴清都一闋。今附于此云。
柔櫓來何處。伊軋響乳鴨。蒲外驚舉塘。

西轉去。擡頭折柳。千絲萬縷。何論帶葉
和花。胡亂把扁舟繫住。那老拳。甚似無
情。看々却有幽趣。數莖蘆筍穿魚。擔頭
尙跳。望酒旗去。狂歌任口。橫吹信手。自
然天譜。渾家逐地團欒。都不道殘崖斷
渚。七十年。雪笠煙篷。蘋風荇雨。
邊子蓬島喜任俠。年稍長。折節學畫。愛

吳偉之蒼勁。迺緊千里致書。遠師馬文圭。家貧。賣技自給。婦性雅淡。精煎茶。客至。命洗瓶候湯。拂地對啜。予偶夜歸。酒渴。款扉索茗。時麗譙四鼓已近。猶未就寐。登樓玩月。卒然口占。有贈云。今宵光景信無雙。遠巷寥寥聞吠尢。南戶涼風通北戶。西窗斜月到東窗。短床翻帖。夫

如
山
人
饒
舌
下
卷

臨畫。小鼎烹茶。婦剔釭。柏手相看高話。古似移生計。隱滄江。余少受六法於斯翁。與淵子。櫻園。

櫻園以技宦遊江戶。西歸日篋笥中藏臺山者所爲古柏竹石一幅。用筆生拙。然墨氣甚厚。自題清人鄭板橋詩於上。云。十載揚州作畫師。長將赭墨代胭脂。

寫來竹柏無顏色。賣與東風不合時。素
抱既卓。書法亦老。櫻園舉之。贈余曰。與
子筆絕相似。

乙丑歲予入京時。禁中構書院新成。

詔徵能手圖其壁。有司按籍進者二
百餘名。余聞之。私喜曰。籍中必有一二
俊傑。精究六法。誘導後輩。張皇斯道者。
也。

也
不與時合
也

留滯三年。周徧搜問。卒無所遇。帳然回
棹而歸。

余甫冠。東游江戶。途經阪府。欲訪木世
肅。偶有人拉余將登天王寺浮屠。曰豐
聰王所創。閱年既一千餘。不唯魯靈光
巍然獨存也。余不肯。遂見世肅。明年西
歸。再到。則世肅已沒。浮屠亦焚滅矣。

天王寺浮
屠元初後
修築者耳
公不
居而信
識矣

食世之出
知世人之
知世之令
則世之令
則世之令
則世之令
則世之令

木世肅名孔恭。所處之堂名曰兼葭。博物好古。善賞鑒。精草木鳥獸之學。收藏法書名畫金石彝鼎。及夷蠻所出異品奇物。充積棟宇。家故饒裕。為其殆傾倒。尤好獎譽。推挽後進。不惜齒牙。凡有才藝可觀者。必傾心結納其人。交滿四方。當時人士靡然爭趨。兼葭堂之名。布海

內也。善山水蘭竹窠石小幅。間雅清穩。撫法近世。其意蓋在自娛。不必抗衡古人。俱爭上乘。而一片酣古之氣。靄然自見矣。若天假年。斯人使予從游門下。以得指授。憲也不才。猶或髣髴古人之萬一矣。噫。

高寸田名為澄。別號雨香。阪府人。長者

佐野屋藤
一郎特別列

名此冊實
爲瓊瑤之
報

也。從春嶽學畫。以痴翁爲歸。又藏異書。予嘗借袁太史詩話。朝夕翻擷。不忍去手。欲還未能。又托購明人設色折枝花。卷資乏。直未償也。而寸田不少。慍厚遇如故。予略解詩畫。而有今日寸田之惠。實居多矣。因念少抱志奔走東西。身素多病。橐亦屢空。受人庇蔭。不爲不多。若

異日無銜壁結草之報。則負恩不鮮。每一懷之。輒爲惘然。

米翁名國字士彥。性和易。與物不迕。書畫俱不甚巧。然卒然天趣。從肺腑出。與玉堂老人友善。風趣亦相肖。好賦五言詩。亦淡逸。特喜余畫。曰。我衣鉢後來可附者。唯吾子耳。余不敏。固不敢當。然知

翁有兒米
江玉堂有
兒春琴亦
皆各成家

遇之感不淺也。因識。

時史花卉翎毛。多從沒骨法。蓋沈南蘋後始盛。南蘋名銓字衡齋。吳興人。享保中應徵到長崎鎮。進畫數幅。賞賚甚夥。銓畫勾染工整。賦色濃艷。時昇平日久。人漸厭雪舟狩野二派。故一時悉稱南蘋。翕然爭趨矣。銓傳法崎人熊斐。一傳

米庵考南
鐵事踰其
人品廻出
畫品之上
可欽也

諸江戶人宋紫石。紫石子紫山世其業矣。

聞稼圃學
問文章廻
出第芸閣
右蓋亦落
弟人

伊字九海。山水。李隨安用雲墨竹。清商中最表表者也。己巳歲江大來稼圃者至。工山水。排慕自喜。但覺乏清潤致耳。府尹固聞其名。傳令徵畫。潤筆頗夥。稼圃傲然不顧。視猶土芥。西歸後檢其遺

篋絹素封完如故。或有僧人所囑。點染不吝。嘗作天台山圖一卷。贈東肥僧豪潮。曰。三攀石橋。

水仙者竹
窻先配香
川素琴之
妹非森氏
也名園葵
字小洲冰
仙其號

女史善畫者。玉瀾後。彤管之煒。彼是相映。後先無絕。然以予之所見。森冰仙為最也。嘗訪阮秋成翁於南禪寺之鶉居。壁懸冰仙畫美人裁縫圖。用白描法。或

裁或慰。或按尺商量。婉然顧眄。窈窕閑雅。聲容如掬。筆亦纖細而潤。纏綿不浮。秋成翁道。冰仙平日所造。盡係婦人理。針絲治中饋事。不敢他及焉。後於高寸田處。觀其白衣大士像。高六寸許。慈容肅穆。使人起敬矣。冰儂竹窗之妹。米巽處先配。惜中年而夭。故所傳畫不甚多。

予藏宮本武藏畫布袋和尚像。筆法雋穎。墨色沈酣。阿堵一點。奕々射人。又觀設色馬十二匹。施朱填粉。極濃厚而無俗習。至鞍轡鞭鐙諸具。按古式作之。又故赤穗大夫大石良雄亦能畫世多傳其榻本。予編斯書。至雪舟狩野二派諸子。寘焉不錄。而宮本大石。並學一派者。

然亟收不能遺漏。蓋有所少慨云。

文泉子云。夫十爲文。不得十如意。於畫亦然。而遇少如意。觀之自娛。藏享弊帚。或有人探篋笥取去。悵然久之。嘗爲人寫梅。題句云。老萱嫁女情相似。唯要終身留得看。後閱李竹嬾畫。勝有句云。畫成未擬人將去。茶熟香溫且自看。畫之

百兩御之
老萱不能
不嫁

工不工。固不敢言。至其溺愛一也。可發一笑。

元遺山有論詩絕句。近人擬作論畫絕句。紀玉堂仿此體。有不知拋筆對真山之句。宋僧若芬摸寫雲山以寓意。求者漸衆。因謂世間宜假不宜真。亦此意也。余性嗜書畫。凡遇佳品妙蹟。意欲必得。

念之至夢寐猶不能棄也。玩物喪志一語。信爲吾輩好藥石也。清人姚際恆駁是語。謂出僞古文尙書。強辨頗似有理。然不過就已所好。曲作其說耳。唐王涯好前古名書名畫。充積左右。有不可得。必百計傾陷以取之。及甘露禍起。涯就誅。往來人得卷軸。皆剝取奩盒金玉牙。

玻公言
土所謂未
能忘懷者

錦餘棄道路。車馬踐踏悉污損矣。噫名
書名畫有何罪而遭遇若人。罹是塵劫
乎。東坡規蒲傳正多買書畫。曰。弟近年
視之。不啻如糞土也。後人當視坡翁爲
法。而王涯爲戒也。

謝肇淛不喜雲林。近人王覺斯亦同曰。
疋羸病夫。奄々氣息甚哉。其言然。近日

士夫動輒作枯槁筆。高自標榜。迺署曰。
仿雲林。嗚呼。斯徒不足與較。然躬不自
量。不啻取笑。識者併累迂翁。故言及此。
士人又云。我筆高。故人無喜也。宋玉曰。
其曲彌高。其和彌寡。玉斯言。適俾自高
者。藉爲口實。可笑。

文章大抵百年前作。情常有餘。詞則不

足百年後作。詞常有餘。情則不足。借使
 我作正德前人。不願作享保後人也。宣
 尼論禮樂曰。吾從先進。畫亦有然。如雪
 舟狩野。一派野則固野。不可一聲呵棄焉。
 世或視畫以為無益。蓋未會其趣耳。夫
 畫之為趣。恍兮惚兮。如高壑。如深谷。初
 望之。覺無路可入。久之。熟玩。如仙子從

如讀兩筆
 非下深於畫
 者不能道
 之

是所謂進
 於畫者

空而下。顧我指示。濛々際冥々裏。妙境
 闢。奇景出。樓閣參差。徑路盤曲。絳節羽
 幢。容與其間。花草薰馥。禽鳥和鳴。朝夕
 披對。愈久愈熟。則心自靜。心靜而意自
 清。嗜欲消焉。聰明生焉。不可動之以名
 利也。從是以往。仁者樂壽。境亦為不遠。
 文衡山先生壽考。人以為平日寫雲山

之所致。但可爲知者道。彼以爲無益。未
會其趣耳。

論者必曰。畫有補世教。典故事蹟。使人
能知所勸戒也。夫今人所寫。人物則必
聖賢貞烈乎。山水則必山海地圖乎。屋
木則必張華漢宮乎。器財則必三禮輿
服乎。我恐不能必然也。然則果無益乎。

夫晉唐以來。名卿逸士。明窓淨几。寄興
寓意。後人傳之以爲至寶。或謂之士夫
之畫。或謂之文人之筆。豈無以哉。宋宗
炳畫山水序曰。間居理氣。拂觴拭琴。披
圖幽對。坐究四荒。不違天勵之叢。獨應
無人之野。峰岫嶢嶷。雲林淼渺。聖賢映
於絕代。萬趣融其神志。余復何爲。我暢

神而已。神之所暢。孰有先焉。蓋神之暢。不專於山水一途。所南之於蘭。雲林之於竹。亦各從其所好而暢耳。

同一山水也。靜者作此。則使觀者自靜。躁者作此。則使觀者自躁焉。同一花鳥也。寓化工於筆端者作此。則使觀者撫時寄興以樂天機。專形似圖利者作此。

一
所

則使觀者目悅情淫。其心自奢焉。蓋作者以斯心而寫。觀者以斯心而符。萬里外。千載後。其間不容毫髮。譬猶射之發於此。而聲之應於彼也。柳公權云。心正則筆正。夫筆正則使人又正。故作者宜以法而作。觀者宜以法而觀也。嚴滄浪云。詩有別材。非關書也。楊升菴

云。書三分當用古人法。七分當用己意。大凡每人各具真性真情。須自出手眼。而生活不可寄人籬下也。昔人云。文章以氣為主。畫獨可不然耶。故張彥遠云。書畫之藝。皆須意氣而成。非懦夫所能作也。

花卉翎毛。猶五言律詩乎。著筆較易。或可窺古人之門庭。仙佛猶漢魏古詩乎。後世竟不可及。山水大幅。猶七言古詩乎。波瀾壯濶。頓挫激昂。大開大闔。最要臣觀。稍小猶七言律詩乎。巧整中兼見風韻。扇頭小景。若畫冊。乃絕句也。丰致楚々。殊可人意。一字不苟者。李咸惜墨也。波瀾活動者。

此比之於
其禪詩
似獨不及
詩味何也
令人乘蓮
花者於
小景置漁
於山水
而雅法
而勝者其

所
文
者

王洽潑墨也。抑揚起伏者。陰陽晦暝也。墨竹墨蘭。用飛白石。左右映帶。亦是此意。知此看來。作文章法。又可以語畫。詩人咏物。畫家寫生。同一機軸。形似稍易。傳神甚難。如孤山處士咏梅諸作。每字句盡。爲玉蕊珠花傳神也。時史采菊者。爲陶靖節對蓮者。爲周濂溪醉而倚

瓮者。爲李謫仙笠而著屐者。爲蘇玉局。是借他物。而證其人。或除菊若蓮若瓮屐之類。則不知爲誰也。故宋人論寫生。曰。寫其形。必傳其神。傳其神。必寫其心。否則君子小人。貌同心異。貴賤忠惡。奚自而別。形雖似何益。故曰寫心惟難。是也。近醫論古方曰。萬病一毒。畫亦有一

毒曰。不讀書。

俗間專尙三絃。急絃繁手。悉喜其音。而不顧詞意如何。蓋唐時已然。白樂天詩云。古人唱歌兼唱情。今人唱歌只唱聲。近日畫家多崇形似。而不知風韻何物。蓋宋人亦同。歐文忠詩云。古畫畫意不畫形。梅詩咏物無隱情。

詩中有畫。畫中有詩。昔人評顧虎頭語。王輞川詩亦多道如畫。倪迂書畫淡逸。其詩亦然。石田詩雄渾。衡山詩清雅。六如詩穠縟。玄宰詩秀潤。至書畫亦然。故讀詩而知其畫。觀畫而知其詩。其然而併知其人。

東坡云。作詩必此詩。便知不詩人。畫家

所
山
公
知
沿
夫

子
倫
友
也

最忌形似。畫竹似竹。畫蘭似蘭。是必此詩之意也。近世又有一種形似。學倪黃而倪黃。仿唐仇而唐仇者。亦是也。禪家所謂學我者死。既以爲醜。然似者猶不可得。況眞者耶。故云。優孟叔孫。猶有典型存焉。

撰詩難於作詩。余亦謂觀畫難於作畫。曾中有古今畫理存焉。眼中有許大神光具焉。而後大光明照焉。好醜妍媸。無地潛跡。慝影也。那箇苦心。豈唯作者吮丹舐粉之比哉。

古畫高妙。噴々嗟嘆。舉世皆同。然展開後。有取之爲法。日々維新者。有置之不顧。依然故步者。

世大抵不知古畫妙處。故捨之不學也。若一染指。知其雋美。如顧虎頭。噉蔗漸入佳境。欲止亦不可得也。

近史人物。衣皺用長心筆。輕々拖去。無頭尾。無起伏。曲折無勢。幹旋無力。與鍊線蘭葉諸描法不同。恐非古也。

近日點苔。最憤々。濃淡踈密。略無辨別。卒然下筆。如雀啄地。不知復有混點渴點。攢三聚五諸法。而又各有所施也。

心與目通。目與筆合。所謂意在筆先也。今人點拂輕疾。恣々不遑。故心與目乖。目與手反。亦不及古人之一端。

時史邀悅今俗。不欲專學古人。意作遁語。曰。地之相距。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亦

爲何時人
所出時人
時人

數百歲。欲作趙王倪黃。其能可得耶。且曰。古自有古之法。今自有今之法。學者何泥于古。而反于今耶。一人始唱。衆口相和。卒使海內滔滔。皆是矣。可惜可嘆。呂子云。思之思之。神將通。傳云。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學者其勉諸。

時人學書。不論工拙。有所根抵。遠則晉唐。近則元明。旁如尊圓。近衛志津磨之屬。皆然。畫史則否。水石屋舍。翎毛花卉。從人請求。突然命筆。無所考據。盡取諸臆。不知古人規矩。在何處也。傳者已妄承者漫然。或試叩之。茫乎失其所答。流弊如此。何也。請少思諸。

時々勤拂拭。不使惹塵埃。此爲我輩下

根者說法。大是實真語。至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乃上々根人。始參其地位。妄人或謂獗獵之意。不甚難知。蓋非知之難。行之惟難也。若夫謹細巧密。可勤而到。逸筆破墨。不可學而得。庸史不解。蔑視以為易作。或乃至嗤笑之。所謂無緣衆生難度者。一生住在魔界。而不

然厚照怪
人為慶哉

自知也。然謹細不能。竟藏拙於枯淡。或託狂逸以為高妙。此種人亦為不尠。世悅山水。衆口同聲。亦耳食語。薛崗云。畫中惟山水義理深遠。而意趣無窮。故人物禽蟲花草。多出畫工。雖至精妙。一覽易盡。此又竟非篤論。夫人品既高。下筆自然高遠。其理不得不然。徐青藤禿

畫品以人
品高則畫
亦高
畫品以人
品高則畫
亦高
也

筆美人。陳白陽水墨蔬果。則具神韻。後
 人孰能議之。昔趙松雪歸林下。題錢舜
 舉茄果幅云。交游來往休相笑。肉味何
 如此。味長。作畫到此。寓意非淺。有至道
 存焉。勿作畫觀。

李日華云。繪事必以微茫慘澹為妙境。
 昔人苦其不如此。至或再滌去。而後揮

然類之人
 此
 此

染。或以細石磨絹。要令墨色着入絹縷。
 共用心可知也。紀玉堂稍解此旨。故吾
 有取斯人。

心欲小。膽欲大。心不小則不能格守古
 人之矩矱。膽不大則不能翦伐時史之
 畦町。心小而膽不大。則為刻鵠類鶩。膽
 大而心不小。則為畫虎類狗。

此是文章
 作法

此是文章
 作法

本邦人生輕疾。西土人性遲緩。氣稟固
 既不同。故學者精察熟慮之。而靜以養
 心。健以運腕。筆力深穩。墨氣沈厚。以游
 斯藝也。倘或出然。則磨硯屢破。埋筆作
 塚。欲視董巨之闢奧。豈可能得乎。

佛家以無修無證為極詣也。畫亦然。蓋
 有夙根具焉。唐詩云。吟詩恰似鍊仙骨。

骨裏無詩莫浪吟。詩畫同轍。畫亦從骨
 裡得來。故予謂強詩不及讀唐宋佳句
 之得趣。強畫不及玩尤世名畫之為妙
 也。但不自作者不解得。自作者亦不解
 得。如何。

不患用筆不工。而患精神不到。用筆工
 者。特宜撫仿古人精神到者。自家立脚。

海嶼
 人多作詩
 曰詩如
 此同也皆
 也言也

其苦心

諺曰。長者萬燈。不若貧女一燈。蓋精神到之喻歟。

始畫八卦。作畫之鼻祖。繪事後素。論畫之濫觴。

山中人饒舌下卷終

豐干固饒舌矣。呼干爲饒舌。不亦饒舌乎。舌相饒。而其人不朽矣。乃居士雖饒舌也。而冊中所論諸家。因之名益顯焉。則饒舌之賜亦多矣。至於余書此冊。則居士極口稱贊。無復指擿。何也。其拙豈不足饒居士之舌乎。抑余之言之母。乃爲饒舌乎。天保甲午嘉平月廿又二日。

北渚渚策寫畢而書

竹田居士誦讀詩畫之暇逍遙乎著書
其著率小言而卷皆巾箱頃又著此客
笑曰沿例握冊矣余曰子唯覩居士之
外而未能窺其內也夫解脫世界優游
放情者居士胸中之丘壑矣蒐羅古今
判是與非者居士皮裡之陽秋矣此冊
雖小從前畫史品評無漏其人其畫躍

々於紙上矣雖則品評從前畫史亦吾輩作文作字者之頂門針矣何小冊之嫌哉諺云獨活之老雖大不可食山椒之粒雖小而辛辣吾子且退靜心熟讀此百則也

保午嘉平月念五日書於松陰書寮之栢栳大橘圖下圖即居士所寄贈也

辱交後藤機識

明治四十三年一月二十日印刷
 明治四十三年一月廿五日發行

山中人饒舌

正價金四拾錢

不許複製

著者

竹田孝

發行者

藤井利八

印刷者

高塚慶次

印刷所

三協印刷株式會社

大販賣所

東京 東堂
 大阪 心齋橋筋南一丁目 松村九兵衛
 西京 寺町通綾小路南入 川勝徳次郎

發兌元

松山本店
 電話本局三百七十四番
 松山支店
 電話本局二千三百三十七番

神田區表神保町

東京市東區區南傳馬町二丁目十八番地

電話本局三〇〇三〇番

電話本局二千三百三十七番

書畫發賣書

雲烟居士著

近世名家書畫談

全八冊

金一圓廿錢
郵稅金十二錢

川瀨歐西著

古今書畫名家全傳

全二冊

金六十錢
郵稅金八錢

馮虞山著

書法正傳

全六冊

金一圓十錢
郵稅金十二錢

千安信成著

近世名家手簡

全二冊

金八十五錢
郵稅金八錢

春草堂雅玩

十旬花月帖

全三本

金二圓八十錢
郵稅金十二錢

賴山陽

山陽手簡帖

全五本

金一圓六十錢
郵稅金十二錢



